

由《石点头》的一则本事推测其成书时间

纪 德 君

《石点头》是明末一部较有影响的拟话本小说集。共十四卷,每卷演一故事。关于《石点头》的成书时间,王磊根据《石点头》中对崇祯皇帝朱由检之“由”字的避讳,及冯梦龙崇祯十年后才有足够的名望去给别人的书作序等等,认定“《石点头》的创作可能在万历末年到崇祯初年,但刻印应该在崇祯十年以后”^①。不过,笔者根据《石点头》卷八《贪婪汉六院卖风流》之故事本源,大致可以找到推测《石点头》成书时间的线索。

明末清初人徐树丕《识小录》卷二“关政之恶”云:

从来浒墅主政狼籍者有之,然未有如朱术珣者之穷凶极恶也。术珣倚恃宗室,目不识丁,以荐得官。其在关杀人无数,凡遇关之灰粪及惠山泉,皆有税;而客舟、妇女,每人诈银二两。不期年,积资钜万。桐城左侍御光先弹之。奉旨令抚按察明,先覩其职矣。抚黄者愤愤,乡绅之嗜利无耻者,受术珣千金,因以危言吓黄抚,以为其人狼心辣手,不期年而课已及额,继之者不胜其任,上必思之,于时死灰复然,将行报复,则事政不可知。黄鄙夫也,大以为然。而术珣之白镪三千,昏夜适至。遂令兵三百护之行,小民聚而击之,以瓦砾兵发矢,中而踣者数人。遂纵之满载而逸。乡绅者一词林,素以贿闻。一比部,则浒墅居人也。比部更指他人吓术珣银无算。时方新丧,衣麻衣而狎妓云。

而同卷“浒墅张孟儒事”条又云:

榷关之恶,从来无过王孙朱术珣。其张孟儒一事尤惨酷异常。孟儒纨绔子,少游于侠邪,豪于青楼酒肆间。与同里包伯立相仇怨。岁辛巳,术珣来主榷政,伯立实带弁从之,号为兵官,与其奴蔡叔者相表里,日夜思所以报孟儒。适孟儒移居署侧,仅隔一墙,遂与蔡定谋。某月日漏三下,伯立先以兵守孟儒家。蔡从署中穴墙至孟儒卧室,呼云有贼,破寐缚之。术珣廷鞠不伏,则呼府捕之精于煅炼者,奇刑百端,终不伏。则移其刑于其子张舍,又不伏。术珣从穴中至其家,凡室中所储白镪青蚨之类,尽指为盗赃而没入之。旋出堂作鬼语云:“吾寐中见城隍神云云,未明了,今其决之神。”肩

^①王磊:《石点头考论》,《求索》2004年第9期。

與入庙什殿,再拜,袖出三纸丸,呼众人曰:“此三丸,一‘杀’,一‘系’,一释也。为我呼道傍儿探之。”探之,竟得“杀”字。于是即缚孟儒,取长绳贯头及两手,曳之桐下,若蜘蛛然……孟儒立死矣。又即时撈其子数百,子亦死矣。术珣传旨,张氏二尸不许收敛。于是,孟儒喂狗关南,名曰父南;其子喂狗关北,名曰子北。又传旨,简其家,有二故棺,孟儒父祖也。术珣曰:“子作贼,父祖亦贼也。”尽弃之于水。又明日传旨,包兵官有大功,以孟儒田庐之半赏之,其半以赏衙役。

这两条记载中所言朱术珣诈客舟妇女银两,陷杀张孟儒一家数口并传令将张氏父子之尸喂狗关南关北,被参褫职、行贿脱身,乘船离去时百姓以瓦砾投击其舟,以及狎妓逞风流等,与《石点头》卷八《贪婪汉六院卖风流》所叙极其类似,其本源当为同一件事。

只不过,《石点头》中将朱术珣、张孟儒的名字假托为“吾爱陶”、“王大郎”,将故事发生的地点由浒墅关转移至“荆州城外”,故事发生的崇祯十四年则转托到宋代,并且自觉地避崇祯之讳,这种谨慎而内敛的态度,说明作者写作时,明朝尚未覆亡,即写作时间尚未超出崇祯十七年,因而不敢直接批判明室“王孙”朱术珣。《识小录》中则直称朱由检之名,并对他大加谴责,可能徐树丕撰写《识小录》时,明王朝已然灭亡,他已用不着对明代的宗室“王孙”有所顾虑了。因此,《石点头》之成书时间或许还要早于《识小录》,将《识小录》视作《石点头》之本事来源显然是不合适的。不过,二书关于朱术珣诈客舟妇女银两等事的相近描述以及《识小录》中“岁辛巳”的确切时间记载,则为我们进一步寻找此事发生时间提供了重要线索。

明叶绍袁所撰之《启祯记闻录》卷二明确记载,崇祯辛巳十四年,“宗室改授文阶,临民治事,亦近事也。朱术珣者,任户部主事,榷浒墅关。苛刻异常,乱则重罚,空船亦责其纳钞;女人过关,纳银八钱。商贾及民,无不痛恨,而莫可如何。贪酷之声日著,被劾……。有旨革职,着抚按察明回奏。自是锁闭署中以待勘,而钞关暴政顿除,人心为之大快。后抚臣周旋天潢之体,潜纵之,离任去。”其所记即与《识小录》卷二所言基本吻合。据此,徐树丕在“浒墅张孟儒事”条所交待的“辛巳”年,即为崇祯辛巳十四年(1641),而不可能是万历辛巳九年(1581)。徐树丕活跃于明崇祯间,死于清初,与朱术珣是同时代人,且本身就是长洲人,熟知长洲浒墅关的情形。叶绍袁亦是崇祯时苏州人(籍吴县或长洲),其《启祯记闻录》中屡有“吾苏……”语,可知此书亦为当时当地人记录所闻之时事。因此,徐树丕、叶绍袁不约而同地记载朱术珣在崇祯辛巳十四年“榷浒墅关”之事,当不会是巧合,而是实有其事。

既然《石点头》卷八《贪婪汉六院卖风流》系据朱术珣之事敷衍而成,那么其写成时间,必当在崇祯十四年朱术珣“榷浒墅关”之事发生以后。